

中国人的老祖宗留给后人许多训诫，其中有一条——不时不食。这个词，出自《论语·乡党第十》，所谓“鱼馁而肉败不食，色恶不食，臭恶不食，失饪不食，不时不食，割不正不食，不得其酱不食”。一大波的“不食”来袭！用现在的眼光审视，孔子的嘴，那叫一个刁啊。

不时不食是不错的；反过来说，应时而食也是绝对正确的：什么时候（时令、季节）吃什么东西。比如，元旦吃驴肉，意在“嚼鬼”；立春吃萝卜，意在“咬春”；端午吃粽子，意在祭贤；中秋吃月饼，意在团圆；重阳吃花糕，意在高升……

那么，曾经被极其重视，后来一度被无由漠视，现在又被隆重凝视的七夕节（许多人主张把“七夕节”作为中国的“情人节”来看待，由此引发诸多响应），应该吃点什么呢？想不起来吧！没错，巧果。

巧果，巧果，看上去好像与瓜果有点纠葛？确实如此。

七夕节，又称七巧节、女儿节、乞巧节等。南北朝时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说：“是夕，妇女结彩缕，穿七孔针，或以金银钗石为针，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。有喜子（蜘蛛）网于瓜上，则以为符应。”乞什么巧呢？一说是请求织女授予编织的技巧；还有一说是“祈子”（喜子的象征意义）——生个大胖小子，也是可以成立的。

至少在明清之前，“巧果”似乎还只是“七夕节”时，“以瓜雕刻成花样，谓之花瓜。又以油面糖蜜造为‘笑屠儿’，谓之果食，花样奇巧百端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的玩意儿。尽管出现了“笑屠儿”那样的面食，但它只是一种花式面果，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，与现在我们认识的巧果存在较大的差距。直至清朝《清嘉录》，有云：“七夕前，市上已卖巧果，有以面白和糖，绾作苕结之形，油余令脆者，俗呼为‘苕结’。至是，或偕花果、陈香蜡于庭或露台之上，礼拜双星以乞巧。”苕结，意思是像拧麻绳似地打结。

文中所云之“巧果”，大抵已经很接近我们知晓的那种叫巧果的点心了。如果要描述一下巧果是怎样的点心，大概是：菱形形状、被扭成“结”、小巧玲珑、极薄极脆的油炸面皮片。也有人用馄饨皮来做巧果的材料，可作旁证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外埠不少地区，巧果的形状与上海的完全不同，更多的像花色、异形饼干。

不少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表示：巧果是一种曾经甚为有名而今早已消失的休闲食品。我认为这是想当然耳，是他们久已回避油炸食品造成的错觉。事实上，在一些食品店里还有得卖，或甜或咸（咸者冠以苔条之名），只是售卖的店家数量和食品数量不够多、不够显眼罢了。当今的小字辈，十分嗜好薯片，捧起一罐，呱哒呱哒吃个不停。而七零前那几代人，当年固然也有自己偏爱的“薯片”，那就是巧果。

已经有多少人会在今天想起来去吃点巧果，来呼应一下“七夕”这个重要的中国传统节令，不说数典忘祖那种刻薄话，至少显示着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缺少一点应有的尊重。

七夕会

外孙女小伊伊两岁多时，我们二老带她去上海自然博物馆。她又蹦又跳地进馆，左顾右盼，问这问那。突然一条龅牙咧嘴的大恐龙甩着又粗又长的脖子，对着我们大吼；娃儿怕得抱着外婆差点儿哭了。经过我们好一番解释和安抚，小丫头片子才知道这是假的，破涕为笑。后来她又看到自己喜爱的熊猫、猴子、大象和海狮，还去“非洲大草原”做了一回客……

小伊伊有点怕恐龙，我们就特意在售品部给她买了两条会摇头摆尾的恐龙宝宝，还买了本介绍恐龙的科普图书。回家后，她经常玩小恐龙，与它们“过家家”。我们也给她讲解画册，渐渐地她喜欢上了恐龙，还能分辨出霸王龙、三角龙、翼手龙等十多种。后来娃儿提出要再去自然博物馆。这当然好咯，小妈小爸买了自然博物馆的年卡……如今她已去过N次啦。

我们带萌娃在小区里闲逛时，经常会无意无意地给她讲讲停在路边的轿车的车标，什么大众呀，丰田。她听多了就记住了，还要发问考我们。春节时，咱一家老小去嘉定的上海汽车博物馆参观。哟，这可真是汽车世界呀！敞开式的三大楼层和公园里陈列着数以百计的古董车、经典车、大牌车，看得我们一家子都惊讶

农历七月初七，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。在我的家乡江汉平原，这个节日也叫鹊桥会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听到鹊桥会不同版本的故事。1986年的鹊桥会，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，没有到河沟抓泥鳅，也没有到地里照看西瓜，清早就三五成群地坐在屋前的槐树下，和往年一样期盼鹊桥会的场景在空中呈现。

可是，喜鹊们依然在村里的屋顶上、大树之间自由飞翔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一个上午过去了，她们根本就没有去搭桥的打算。我们对此深表失望。中午，碧蓝如洗的天空中，“天桥”还是没有出现。邻居家的小海很不耐烦了，拿起弹弓，瞄准不远处的一只喜鹊。

这时刘叔大步流星走过来，揪着小海的耳朵，说：“你啊你，胆子也腻大了。”确实，在乡亲们眼中，喜鹊是吉祥的鸟儿，怎么能这般非礼？小海知道错了，很快地低着头，随便捡起一根树枝，在地上画喜鹊。当然，他画得一点都不像。

中午，大人们扯着嗓子，喊自家的孩子回家吃饭。我们心有不甘，不肯就这么离去，期待空中有奇迹出现。毕竟，传说中的鹊桥会美轮美奂，对我们有足够的吸引力。可是我们这些孩子每年的这一天，盼啊盼、等啊等，没有眼福见到那一大幕。

就在此时，严大哥骑着自行车，气喘吁吁地赶过来，吊儿郎当道：“你们错过了，你们错过了，今天的鹊桥会，不是在我们村这边，是在五公里外的神皇台上空，很多人都见到了。”我们非常惊讶，心里又失落又嫉妒。

话毕，他瞪着自行车

而兴奋。这里还有一个专为少儿设计的乐高教室，小伊伊看得玩得“乐不思家”了。临走时，我们又给她买了几辆小车模和一本汽车画册，满载而归。从此，我们经常陪伊伊翻看画册，才几天她就认识了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车、叉车……几个星期后还练就了一个“绝活”：能认出北京现代、Lamborghini等三四十个logo（车标）呢。我真有点嘚瑟呀！

小伊伊四岁以后，我们带她去外地旅游。在嘉兴，我们参观了粽子文化博物馆。她了解了端午节、吃粽子、挂艾蒲、佩香囊等习俗，还看了村姑们表演飞快地裹粽子。第二天打卡西塘纽扣博物馆，我们看到了古今中外的各式各样的纽扣，有个红木做的“纽扣王”高一米八，重四百多公斤呢。小伊伊最感兴趣的是看几位身着唐装的美女阿姨给游客演示“盘扣”的制作过程。一根根布条丝带在她们手中串来绕去，不一会就编出了一个个美丽的纽扣结。外婆买了一个漂亮的盘扣给娃当衣饰，她爽歪歪咯。

前几天看报道，说上海现在已经有130多家博物馆，一些博物馆还启动了“夜游”模式。于是，不少场馆都成了少年儿童的“香饽饽”。

咱也将继续带娃去博物馆看看，买买买，让她做个快乐的“小博士”。

俞昌基

带娃打卡博物馆

准备离开。刘叔走过来，拍着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你见到鹊桥会了？”严大哥点点头。刘叔皱起眉头，他又摇摇头。此刻我们明白了：说得有鼻子有眼的

人心自有鹊桥会

陈华文

鹊桥会，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传说。

回到家里，我问奶奶鹊桥会到底是真是假。她老人家微微一笑，额头上的皱纹完全绽开了，说：“孩子，你长大了以后，就会懂得，鹊桥会在人的心里。”

这是什么话？奶奶不答，只是说你长大了，就明白了。同时，我也悟出来一个常识：如果说神皇台、张家院、杨家湾等村的上空都出现过鹊桥会，那天上得有多少场鹊桥会？又有多少牛郎织女？

也就在这一年，作为退伍军人的邻居刘叔，不满足天天围着几亩水田忙活，决心到遥远的深圳打工，赚钱养家。他离开村子时，精气神十足，俨然一名战士，昂扬地背着行装。刘婶哭得泪人似的，刘叔说：明年鹊桥会，我

夏日里，回了趟多日未回的老家崇明，走在故乡的路上，轻松愉快。道路两旁庄稼绽新绿，处处溢芬芳，宛如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；漫步阡陌，绿荫碧水，和风送爽，闻花香、听鸟语，一派诗情画意。

农人们是大地的美容师，他们用一双勤劳的手，每时每刻把大地打扮得郁郁葱葱，多姿多彩。每到夏天，江南大地正笼罩在梅雨季节的闷热难耐之中，而在家乡崇明却是一年中最华丽的时刻，各种作物尽显风姿，茄子、西红柿、豆角、金瓜等蔬菜相继登场，西瓜、香瓜、桃子等瓜果，或簇满枝头，或铺满田间地头，天空、村庄、河水被斑斓的夏色簇拥着，温馨而生动。

晨曦下，宁静、祥和的乡村呈现出夏味最浓的动人画卷，薄雾轻荡，光影交织，眼前的一切仿佛被披上一层霞红，美得轻盈，美得缥缈，也许这是



夏天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，从初夏开到仲夏。今年很特别，我每隔几天，就买一束茉莉回家。当然不是今年才喜欢茉莉的，自小已经喜爱她，早结不解之缘。最近常常见花的原因是，家居附近有一位老人，这个夏天常常摆摊卖花——只卖一种花，就是茉莉。

喜欢茉莉不奇怪，因为她很香。那份清香，脱俗出尘，却芬芳扑鼻。有了茉莉花束，我每晚摘几朵放在枕头旁边，一晚上香气飘散，让我睡得特别香特别甜，连梦也是香的。

中国人是喜爱茉莉的。但茉莉的原产地却不是中国，而是印度，

回家团聚。这句话，让刘婶吃了定心丸。自此，刘叔成为村里第一个去南方打工的人。

第二年鹊桥会，我们已经没有兴趣翘首空中的鹊桥会，而是陪着刘婶和小海，齐刷刷站在村口，等待刘叔归来。当时，喜鹊们一如既往地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中午，刘叔没有出现，刘婶和小海微微低着头，有些失望。“刘叔这一走快一年，谁能保证他就一定回来呢？”严大哥在一旁说着风凉话。奶奶厉声道：“你这个伢，怎么就是乌鸦嘴。”大家默不作声。

下午，太阳渐渐沉到老树下，大伙都散了，刘婶和小海岿然不动，满头汗水。我在不远处偷偷地瞅着，想看看热闹。顿时，传来拖拉机的声音，一路尘土飞扬。刘叔回来了！他依然那么神采奕奕，穿着浅蓝色的工作装，拖着一个行李箱。刘婶喜极而泣，一家团圆了。

刘叔之所以晚归，原来是火车汽车一路晚点。刘叔曾在部队专门修车，到深圳后，在一家私营企业继续干老本行。后来连续几年，刘叔和刘婶总会来一场现实版本的“鹊桥会”。每逢这个日子，村

走读夏日的乡野

夏城

最能代表夏天的色彩。恍惚间，耳边传来一声声犬吠和鸡鸭鹅羊的叫声，时而有鸟鸣从空中掠过，时而又见鸟儿扑棱着翅膀或在树枝上跳跃，或在河沟边嬉戏，瞬间便唤醒了沉寂的思绪，温存且脉脉含情，让人沉醉其间。

这里原先的土路，都已变成了宽敞平坦的水泥路，但那千回百折，蜿蜒延伸的田埂依然在田间舞动，着妩媚的身段，像一组组五线谱，咏唱着充满诗香的田园交响曲。那田野上青枝绿叶的农作物，以及那些野生的花草草把故乡大地点缀得愈发绚烂。

夏风吹拂刚刚播种的稻田，草叶翩翩，散发出醉人的清香，我置身于其中，伫立在缓缓吹来的风中，像似融入了嫩绿的稻秧浪波里，仿佛坐在悠悠的小船上随风摇曳，那种无与伦比的惬意，那种愉悦的情操，那份纷飞的思绪，一起追逐着风的方



竹林七贤

(瓷画)

丁小方

里很是热闹，老的小的都会得到不同的见面礼。

刘叔凭着吃苦的干劲，不断钻研修车的手艺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他开了一个小修理车间，尔后还办起了修理厂。其间，他们举家南迁深圳，在那里扎下了根。相反，严大哥好逸恶劳，靠油腔滑调娶妻进门。没几年后，他也外出务工，可他没有回

整个村庄笼罩上一片金黄，以使夏日那浓烈的热浪变得迷人、温馨、柔和、静谧，农宅上空飘荡着缕缕炊烟，袅袅地、沁入人心。夜幕渐渐降临，天暗了下来，那晚归的人们，在自家院里，吹着电扇，看着电视，喝着自酿的米酒，吃着自种的土菜，悠然自得；晚饭后，他们三五成群地在村路上散步，谈笑风生；更多的是在健身场地随着欢快的乐曲声，轻松地起舞健身，将浪漫、妩媚呈现得淋漓尽致。

走读夏日的乡野，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聆听和欣赏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曰：“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独有禅师不出房。非是禅房无热到，但能心静即自凉。”意为神清气静，心静人自凉，可达到养生的目的。那么，夏日的乡野，是静心养生的好去处。烦夏莫如赏夏，夏日的乡野，夏色无涯，没有遗忘的角落，它们就如春天、秋天一般，在你不经意间，千姿百态的美景，神清气爽的清凉，便会来到你的身边，来到你的心头。

向，飘然而去……那一排排绿油油的是玉米，它们像卫兵一样精神抖擞地矗立在田间，一穗穗玉米棒正吐着红须，等待着主人的“检阅”；那一块块芋艿田，芋艿叶似一把把撑开的绿伞，又似层层绿浪，把一方田地荡漾得绿绿的，芋艿梗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，摇曳于缕缕清风之中，煞是好看；那成熟的西瓜、香瓜、金瓜，在层层叠叠的绿叶下静静地躺着，阵阵清香飘荡在瓜地上空；果园里，红嘟嘟的桃子害羞地隐在压弯了枝的绿叶丛中，色泽鲜艳而凝重，十分诱人；农家院子里的丝瓜和扁豆挂满了棚架，黄灿灿的丝瓜花迎着阳光恰似一只只小喇叭笑开了嘴。紫色的、粉色的扁豆花如无数只彩蝶在翩翩起舞，与在花叶间舞之蹈之、飞飞停停的蜂蝶相映成趣，成为夏日乡村的一道靓丽风景。

傍晚，绚丽的晚霞将

茉莉，种了许多在老家的院子内。夏日里，祖母经常摘一朵盛放的茉莉插在发髻，既香又美。记得那年祖母病重弥留也是盛夏，我和表姐妹们摘了许多的茉莉，放在祖母的枕头边，我相信祖母会高兴的，虽然她已经不能说话，但我相信，她闻到了花香。茉莉的芬芳一直伴随着祖母离开人世。

隔四五天，花二十块钱买一束喜欢的茉莉，实在很值得。卖花的老人高兴，我也高兴。花香带着我回到故乡，回到童年，追忆亲人，遥想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……



维港浪花